

非法移民

梁潜著

责任编辑：王平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199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 插页：1

字数：228,000 印数：1—6,200

ISBN 7—5404—0589—9

I·480 定价：3.80元

目 录

一	零时之后	(1)
二	相逢何必曾相识	(21)
三	五千元掩口费	(38)
四	大圈帮	(59)
五	误坠陷阱	(65)
六	欲言还休	(80)
七	春风得意	(96)
八	鸿门宴	(111)
九	红颜薄命	(136)
十	爱不是永恒	(150)
十一	沉沦	(184)
十二	香港小姐	(202)
十三	杀手初出击	(211)
十四	新扎师兄	(235)
十五	多情泰妓	(251)

十六	此恨绵绵	(267)
十七	兴记装修公司	(282)
十八	归梦难圆	(298)
十九	死亡地带	(314)
二十	俄罗斯轮盘赌	(333)
尾 声		(346)

跋	叶林	(349)
---------	----	-------

一 零时以后

天还没有黑沉下来，一艘用帆布包裹得臃肿不堪的快艇，从澳门凼仔的避风塘伸出半截子身子来，但很快又被竹竿撑回去了。一个俯在船头看风的汉子，警觉地盯着泛着墨绿色亮点的海面。这是珠江出海的河口，像一个巨型的喇叭，倒置在太平洋上。在澳凼两岛对开的地方，有几艘船正在游弋着。那隐隐传过来的马达声，和着呼呼的海风，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那是中国海关的缉私船和澳门警方的水警轮，它们在履行各自的职责，截查着每一艘可疑的夜航船只。

闪缩回去的快艇，在静候着时机。由于这一带较为荒僻，一般的渔船都不喜欢在这里停泊，因此偌大的避风塘里，只有几团灰蒙蒙的光晕。四周一片死寂。

突然，快艇上有人大声咳嗽起来，惊得那守在船头窥看外面动静的汉子一跳，正想过去弹压，冷不防船舱里又一阵骚动，快艇失去平衡，猛烈地摇晃了几下，差点把汉子摔下水里去。汉子大怒，冲过去就在帆布上狠狠地踢了两脚。

“你们想死！”他低喝道。

那快艇本来是有篷的，但船主还是觉得不保险，又在外

面罩上了一层帆布，把船舱遮盖得严严实实，外表看就像一块偶尔露出海面的大卵石。汉子这两脚显然踢中了人，帆布包里面传出“哎唷、哎唷”的呻吟声。只见帆布包瘪塌下去一块，紧接着船板底下迟迟疑疑地钻出一个光头来。

“老大，舱里又闷又热，我们受不了啦。”

光头在月光和水影相衬之下，幽幽的青光十分跃人。他自然不是第一次偷渡，而且他的光头也表明他最近一次偷渡没有成功，那被内地公安人员超度去的头发，还来不及长出芽来。香港政府基于人道主义立场，也为解决自身劳务市场的需要，决定特赦这几年已经涌入市区工作的内地非法移民。这消息传播了有半个月了，想碰运气的人很多，现在船舱里绝大部分的“蛇客”都是。不过光头的情况有点例外，他倒不是去赶什么潮头。他其实在香港已经呆过三年多了，算是老香港了，三个月前他在上街时被警察截获，怀疑他是当地非法移民组织里的成员，后来经人担保，没有判他的刑，不过还是把他遣返回内地了。他在内地的看守所蹲了一个月，出来之后立刻从深圳河那边偷渡，结果还没有下水就让边防部队的狼狗叼住了，成了“二进宫”。今次他学精了，不再从深圳那边过去了，因为内地的解放军和香港警察两道关卡把守着边界，不太容易成功，反之从澳门上岸，只要过了解放军一关，澳门的警察就好对付，他只是“过境”性质，不能拿他怎么样，从海上直接到香港，有人“领水”，香港海岸线较长，那边的警察是防不胜防的。“屈蛇”需要一笔钱，且蛇头随行就市加了近一倍的价钱，但这不用光头操心，从联络蛇头的支取费用、香港那边早有一个神秘人物为他代办了。他

是蛇船里受到特别关照的一位，不过今次他的运气也不好，已经在帆布包里的人堆里挤迫了三天三夜了。刚才就是有人受不了密封着的帆布包里面的馊馊空气才打咳嗽的。

被唤作“老大”的汉子，是一个精壮的中年蛇头。黑襟衫黑襟裤，一副水上人打扮。但要是谁一瞥他的眼睛，就会明白这一切不过是伪装。本份的水上人是没有这种鱼鹰似的勾眼的。对海上生活熟悉是蛇头安身立命的本钱，但蛇头经受的海上生活显然又比一般的渔民惊险得多。这双骨碌碌的勾眼，捕捉着海面每一瞬间的变幻，哪怕是水底鱼儿冒上来的一串“呼噜”，也逃不脱这双眼睛。当有人胆敢违背行规，从船舱里冒出头来，这双眼睛就斜扫过去了。正待发作，又听得“啾啾嗦嗦”一阵响，帆布包里又露出一张死人般灰白的脸来。蛇头想了想，把气忍了。肯把身家性命搭在他肩膀上的人，都是一些亡命之徒。如果过于严苛，惹怒了他们，反而坏事。便换一张面孔，劝慰说：

“再稍为忍一忍吧，待会船开出海上，就可以把帆布剥下来了。”

“老大，快八点啦，再不开船，就赶不及进入香港市区了。”那张灰白脸哀告说。

说话的是一个澳门人，他羡慕香港的高工资、高消费，感到呆在澳门没有前途，便也来凑一份热闹。蛇头知道瞒不过他，便低声说：

“你以为我不着急？你们出的是钱，我出的是命！你也知道，我们碰上了个什么鬼案件！”

蛇头说的是他们正要动身的那天，澳门南通银行发生了

一宗劫杀案，一个内地派驻澳门的解款主任，被劫匪当街开枪搁倒，送去镜湖医院时，已返魂乏术了。本来为邻埠的这次特赦，澳门警方的神经就已绷得很紧了，这节骨眼上又死了一个大陆干部，更是不得了。事情关系到警方的声誉和与内地的关系，因此便倾巢而出，全面封锁了水陆两路交通。这样，这班倒霉透了的蛇客就一直在船舱里蹲了三天。要不是看在比平时高出几倍的价格，蛇头也就不走这趟水了。负责搭钱拉人的蛇头，一早就向上船的蛇客交待好了，船到香港之后，就一手交人，一手交钱，每个蛇客三万五千港元。

这时候，老天爷似乎有意与他们作对，天高云淡，那月亮正正地悬挂在半空中，与海面的粼粼波光相辉映着，把快艇将要驶经的水路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快艇又向避风塘里退后了三四丈远，以免暴露目标。但从防波堤的口子里，仍可窥看到外面的情况。天边每吹来一股风，海面便激起一阵颤栗，仿佛怕冷的人起的鸡皮疙瘩。甚至还看得见水警轮上的一个水警在甲板上撒尿。

“只有三个多小时啦！”那澳门仔绝望了。

“来得及来得及，我这是快艇呀！”蛇头安抚说。

这其实是一首改装过的小型引水船，蛇头挖空心思地把原来船上高耸着的驾驶台等一应物件拆去，换上了一个蓬不像蓬罩不像罩的架子，以代替原来的船舱。航行的时候，蛇头就蹲在船屁股后面操着一个简易的方向仪。船上装有大马力的发动机，但船舷上斑驳的锈迹，表明这艘船已是进入暮年期了。因此那澳门仔轻蔑地打量了快艇一圈，说道：

“别吹了。即便是香港那边没有人拦截，就凭你这艘改装

船，能不能及时赶到都成问题！”

蛇头勃然变色，一声不响就从腰间掏出一件家什来。他不能容忍有人向他的权威挑战，在快艇上，他是独一无二的主宰。一直呆在船首呼吸新鲜空气的光头，眼看着要动武，一个箭步扑过来，扭住了蛇头的手臂。蛇头挣了几下，竟挣不脱。显然光头是喝过夜粥练过武的。

“靓仔，别多管闲事！”

“大家同舟共济，何必生事！”

澳门仔惊魂未定，为争取群众，他突然朝帆布包低喊道：“伙计们，没希望了，我们上岸自寻去路吧！”

帆布包一下被揭了几个大洞，黑暗中几个蛇客站了出来，快艇剧烈地摇晃了几下，下面立刻“噼噼啪啪”荡起了水的拍击声。蛇头见势头不对，只好把心一横：

“好！好！算我怕你们了。我开船，我开船。今次不论是我，还是你们，都是最后一次啦！”

蛇头让大家重新退入帆布包里去，大家互相对望了一眼，都乖乖地顺从了。

借着鹵仔岛投下的暗影，快艇贴着岸沿悄悄地驶离港湾。船头碰上礁石或者搁置沙滩上，蛇头都用一根竹篙巧妙地撑开去。月亮这时正好躲进云层去了，周围模模糊糊的一片。蛇头暗地里叫一声好，加快了撑篙速度。但走了不远的一段路，蛇头就有点气力不济了。这舢板模样的快艇，满满地塞着十五六人，早已超负荷了。加上怕弄出声音，弃轮机不用用人力，笨重可想而知。帆布包里有人听到蛇头的喘气声，便悄声问：“要助手吗？”这本来出自好心，但蛇头照着响动的地

方就是一杆子。他不要任何人插手，他能不能支持住心里有数。他干这营生已有十几年，要一个蛇客来当助手，传出去岂不招人笑话？且水警轮上经常有探照灯扫过来，躲避不及，就前功尽弃了。躲避探照灯，可是他的拿手好戏，看看光束就要扫过来，他先把船身迎着光束侧着，待光束一到，他就一个鹞子翻身，轻轻地一晃而过。在帆布缝里偷望他动作的蛇客，一颗心跳到了咽喉上，不由不佩服蛇头的机灵劲。蛇头奋力撑前，很快就到了岛影的末尾。前面再没任何的遮拦了。蛇头迟疑了一下，待月亮完全钻入密云里，才换过一把浆，硬着头皮向公海方向划过去。

在海面巡逻的水警轮，很久才发现前方有一片黑影子不寻常地晃动着，知道有人偷越封锁线了，便鸣枪追来。这时快艇已驶出了近二千米，再不怕马达声惊动水警轮上的声纳探测器了，且屈蛇船别的设置可以马马虎虎，轮机却一定要最大马力和最快速度的，既然已让人发现了，更索性放开蹄子，箭一般地在水面上划出一道白色的银练，极快逃离了水警轮的视野。

公海上，憋闷得几乎喘不过气来的蛇客们很快就把帆布揭起来了抛下海去了。蛇头一手把住方向仪，一边不无夸耀地说：“我这半辈子就干这一行，蛇客谁不认识我蛇头佳？正是金字招牌，永不磨蚀。你们找到我，算你们几生修道？”

“老大，究竟还有多少水路呀？”蛇客们都想尽快到达香港，谁也没闲情去理会蛇头吹牛皮。

“还有十来分钟。”

蛇客们听说，都雀跃起来，纷纷找着自己的最佳角度，向

灯火朦朦胧胧的香港岛眺望。香港岛的轮廓越清晰，蛇客们越不安份，个个站在船头，竟然把船尾撅高了，象一只啄米的母鸡。蛇头传喝骂了几次，才把人群镇住。

“待一会儿靠岸，你们得涉水过去，一个跟一个，别大声说话。我领你们上公路，那儿停着一辆货车，这车会把你们载入市区一个地方，在那里由你们的亲属一一认领带走，咱们的这笔买卖就算完了。”老大逐一吩咐着。

靠近香港水域，快艇的速度骤然慢了下来，蛇头佳解释说这是为了提防香港警方的水警轮。蛇客们又开始忐忑不安起来，生怕就要到手的幸福一个不留神又让海水给冲走了。

月亮这时不知浪荡到什么地方去了，海水变了颜色，不再多情地眨眼睛，天穹更可怖地把头低垂下来。海面突然刮来一阵狂风，快艇被吹得几个踉跄，有两个女蛇客止不住地呕吐起来，惹得蛇客们纷纷避让，好一会才安静下来。有一个中年蛇客，拨开众人，径直往船头一扑倒地，跪在甲板上，口中念念有词，向上苍祈祷着什么。船舱里其余的蛇客，不论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都被这种如虚如幻的气氛镇住了，恍恍惚惚间，下意识地聚拢过去，双手合十，也跟着要跪下来。船屁股又撅起来了，不过这次蛇头佳却没有喝止。毕竟这是一桩非同小可的事情。不想这时候，却有人“咕”一声笑出声来。

“谁敢笑？”有人怒喝道。

没有人作声。但蛇客们已听出这讪笑是谁发出来的了，黑暗中，光头像一只喷气式飞机，让人反缚着手臂从人堆里揪了出来。

“不，不是我笑，我那敢笑。我一家三代都信佛信菩萨，买香火的钱比买米的钱还要多哩。”光头争辩着。

光头死不认账，刚才被光头解救过一次的澳门仔也极力为他辩护，这宗渎神案也只好不了了之。有一个蛇客便教训光头说：

“后生仔，信得神多神庇佑呀！”

话音未落，海面上突然同时亮起几盏探照灯，蛇客们对从天而降的光亮还未适应，又听见一个通过麦克风的声音夺人心魄地响起来：

“你们被包围了！被包围了！我们是香港水警，我们是香港水警！快双手抱头！快双手抱头！向我们靠拢！我们不会难为你们，不会难为你们！”

“不好！快蹲下来，快蹲下来！”蛇头佳临危不惧，喝住抱头乱窜的蛇客。

快艇迅速掉头转向，开足马力向原路遁去。一只水警轮要追过来，但起动速度不够快艇快，徘徊了一下，便“哒哒哒”地扫过来一梭子。但快艇已经去远了。

快艇又垂头丧气地在公海上游戈着。

“老大，快十一点了，再不过去就真完了。”澳门仔又带着哭腔说。

澳门仔惨白的脸在黑暗里十分吓人，这种情绪极易感染其它的蛇客。蛇头佳恨他恨得牙痒痒，要不是顾忌光头，他早把他掷下海喂鱼去了。家家有法，帮有帮规，干他这一行的，谁手上没有几十条人命。蛇客上了蛇船，蛇客的性命就攥在蛇头手上了。

“路路遇上邪，你以为是我希望的？”蛇头佳无奈地说。

“谁叫你打了保票？”

“兄弟，别说这种话好不好？你们上不去，对我也是个大损失呀！”

蛇头要在蛇客上岸后才能拿到屈蛇费，蛇头佳这话也十分在理。

见大家半晌不言，蛇头佳又打气说：

“放心，我还有一条水路，今次再不会遇上水警了。”

“还有一条水路？哪刚才你为什么不走？”澳门仔追着问。

“哦，那要绕一个弯的。”

“绕什么弯？”

“你们看看，你们这位仁兄！”蛇头佳不满了。

“你说说看！”澳门仔还是不肯放过。

“大浪湾。”

“不行，这样走，到香港市区已天亮了。”

“你听我说，”蛇头佳的鱼鹰眼向下一沉勾，“我在港府里有熟人，香港政府说是零时截止，其实还有四个小时的宽限，你们相信我好了。”

“这话可没听说过！分明你是在哄我们。”澳门仔看来已经心灰意冷，“兄弟们，我们回头算啦，犯不上搭上一条命！”

“是呀，太迟了。”有蛇客附和道。

蛇头佳这下急了，他用眼睛膘了眼光头，又转身对站在身后的人说：

“你们可别听他胡说八道！你们可不像他，他是有澳门身份证的，澳门与香港的生活相差不了多少，他回去也同样可

以悠哉悠哉过活。但你们内地人不成，回去就要做牛做马！已经到了这一步，你们还能三心两意！记住，今次可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

蛇头佳的话极有煽动性。香港政府对近年来大批涌来的非法移民十分头痛，一直考虑要采取什么强硬手段来对付。今次的特赦，主要针对一些已经进入市区工作的非法移民。这些非法移民有些已来了七八年，由于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工作和生活上都备受歧视。基于人道立场，同时也为妥善地调节一下本地的劳务市场，吸收一部分熟练工人加入香港的建设。香港政府决定大赦三天，凡已进入市区的非法移民，都可在期限之内到各区临时设立的人民入境事务处进行登记，按顺序发给绿印身份证，如能在七年之内不触犯刑律，则可正为香港正式公民。大赦期限一过，立刻实行严厉的“即捕即解^①”政策，及制定相应的劳工条例，杜绝一切可以诱发非法移民过境的漏洞。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蛇客们都明白事情的利害。产生了共鸣感。光头见状立刻表态说：

“我们已经坐在同一条船上了，谁半途退缩，那我就请他下船去！”

光头说得出做得到。他那一身铮亮的肌肉，连蛇头也惧怕三分。四处一片汪洋，这下澳门仔不敢吱声了。

快艇终于在凌晨三点多钟靠了岸。这时香港的夜生活刚刚落幕，大街小巷还有许多的车辆及其行人。蛇头佳把蛇客

① 即捕即解，指不论半途上或者已进入市区的非法移民，一经查获，随即押送回内地处理。

们藏在码头边上的一个集装箱里，自己则出去打电话接头。屈蛇船没有按照原定的时间和地点靠岸，接应的人都以为凶多吉少了。蛇客们卷缩在比快艇帆布包里还要闷气的铁罐子里，虽然极为难受，却没有谁说话。他们都在憧憬着将要来临的香港市民的生活。

很快，一辆面包车驶过来了，蛇头佳把他们塞入狭窄的车箱里，便沿着市区大道绕了几个弯，最后在半山腰一幢别墅前停了下来。

早在别墅里等得不耐烦的蛇客亲属们，听到喇叭，都一副既惋惜又丧气的样子，涌过来迎接说：

“你们都来迟啦！”

“来迟啦？”有蛇客不相信地惊呼道。

“三个小时之前，所有登记非法入境者的事务处都关闭了！”

蛇客们在船舱里憋了三天三夜，亲属们也在别墅的黑房子里等了三天三夜。吵闹、叫骂都无济于事、眼睁睁地看着电视新闻的主持人宣传特赦已经停止，但蛇头还要他们留下来等。满怀希望的蛇客，神情恍惚的听着亲友们的抱怨，好久才明白上了蛇头的当，个个呆若木鸡。

这时候，蛇头佳已经溜走了，别墅里面出来几个打手模样的人。其中一个个子高高瘦瘦的，戴着一副宽边墨镜的人拱手对蛇客们说道：

“恭喜你们十多位啦，你们终于来到了东方之珠——香港！”

“还恭喜哩，你们怎么干的，早过了特赦时间了。”有蛇

客亲属嘀咕说。

“这可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事情！但现在人已经送来了，你们总得交钱领人吧！”

亲属们面面相觑，都不太情愿。有些人更交头接耳盘算开了，既然已经超过了时间，领回来的亲属将无法在香港立足，再花一笔钱领人太不合算了。便向蛇头表示他们放弃认人了。

“这不行！天底下那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不交钱不认领，一个也别想走。我这里早就登记下你们的姓名地址，只要我一个电话报警，你们口袋里的钱充公不算，还要留下案底的！”墨镜后面闪烁着一双狡黠的眼睛，“这样吧，我来替我们大哥做主，每人收你们一个八折，怎样？”

亲属们一动不动。蛇客们这时已被驱赶入一间房子里关着，对于外面决定他们命运的争执一无所知。他们都还抱着侥幸的心理等待着。

“七折，别敬酒不喝喝罚酒，再不吭声，我们就要撕票啦！”墨镜又威胁说。

肉在砧板上，蛇客落到墨镜这种黑人物的手上，无任何的保障，要剮要剥还不由得他们？亲属们迫于无奈，磨蹭了一下，最后只有妥协了。澳门仔和光头先后被人带走了。光头临出门时，向在场的人说了一句“后会有期！”

终于，大部分的蛇客都被领走了，留下了两男一女没有买主，睁着一双混浊的眼睛望着大门口发怵。

这两男一女，都是内地人。林志群和林绮红是两兄妹，何

文昌是林绮红的未婚夫。他们并非是无人来认领，那帮子蛇客亲属里面，就有何文昌的伯父伯母。文昌还和攀上前来的伯父说过两句长短，当墨镜他们把蛇客推搡进一个房间时，一晃眼，伯父伯母都不见了。显然是趁乱乘机溜走的。

“你们三个到底是怎么回事？”蛇头佳不知什么时候又折了回来。

“老大，你好！你坑了我们！”林志群向前倾着身子，双眼喷火。

“现在可不是怨天尤人的时候，我自己也是身不由己。念在我们曾一起共过患难，让我来替你们想想赎身的办法吧！”

“要钱没有，要命倒有一条！”

“唔，是条硬汉子！”蛇头佳用手指挑了挑林志群的下巴，“可惜由不得你逞英雄，你们还是识相点。”

这时，有几个蛇头进来了。其中一个就势摸了把林绮红的脸蛋，笑嘻嘻地说：

“靓女，让你大哥我帮你赎身好吗？”

林志群攥紧拳头，正想有所动作，何文昌一把拦住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纸片来。

“各位阿哥，这上面有我伯父的电话，你们向他要钱，可别难为我们！”

“哦，这位小哥可真知情识趣，”蛇头佳一把夺过纸片，“你跟我来一遭！”

几个大汉看守着林家兄妹，何文昌则跟着蛇头佳出去打电话。

“群哥，阿红，我一定说服我伯父来赎人的，你放心！”

大概过了半小时，何文昌哭丧着脸回来了。

“怎么样，肯赎吗？”林志群迎上前去。

“我好说歹说，我伯父只肯赎一个。”何文昌摊着双手，“我打定主意，让阿红先走吧！”

“说到底，我们没听那个澳门仔的话！”林志群后悔莫及。而且这事也不能怪责何文昌的伯父的。如果换了是他，他也不肯花这一大笔的冤枉钱。错过了特赦，赎身又有什么用呢。肯赎一个，已经是天大的面子了。现在的问题是，还有两个怎么办。他们都知道“屈蛇”行规，如交不出赎金，男的会被扔下海去喂鱼，女的则糟蹋后再卖到妓院里去。两个男的首先担心的都不是自己，而是阿红。现在只能是见步行步，让她先脱身。

“阿红，你出去之后，想办法找到芳姐，让她来赎我们。”志群吩咐说。

“唔，大哥，我会的。”阿红感激地瞥了文昌一眼。

又过了半个钟点，文昌的伯父来了。蛇头把阿红推出去，文昌伯父却说不是要她。双方就在门口争执起来。

“看来，你们当初就没有算计精确呀，你伯父只念亲情，不贪美色呀！”蛇头佳打量了文昌一眼。

文昌急了，就在房里大声向外喊道：

“伯父，阿红是我的未婚妻，你先把她接出去吧！”

门口沉寂下来。良久，一个蛇头进来传话说：

“你伯父死活不肯换人，他说就是你出去了也自身难保，他是可怜你才来赎你的，什么未婚妻他可不管，你要是再坚持，你伯父就要反悔啦！”